



源於奧運

李漢源

日本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前對於亞洲廣播聯盟體育的事務曾是十分積極的，但到了今天其參與度已大不如前，原因是日本的電視轉播規模日益龐大，所有體育版權都可自己獨立處理；換句話說，亞洲廣播聯盟（ABU）目前其實主要是協助一些亞洲比較落後或細小的國家或地區，協助他們轉播各項體育事宜。話雖這樣，日本NHK在每次的ABU體育年會仍會派出代表列席，以示支持。

以前的ABU是負責統籌亞洲區內所有大型體育項目轉播的處理，以及代表亞洲區與主辦單位商討轉播事宜，如奧運、亞運、世界盃、世界錦標賽等，但時移世易，因商業體系介入體育版權，加上ABU內部分會員的分化，令到轉播版權費在「按市場供求」下幾何級數般上升至天文數字，形成惡性競爭。

回看2008年北京奧運亞洲區版權是1,700萬美元，到下一屆2012年倫敦奧運時，單香港區就由140萬美元跳升至1,700萬美元，其升幅實在令人咋舌！由此可見，ABU在體育事務方面的角色現已漸漸模糊，未能協助到會員以合理價格爭取播映權。

在日本東京亞洲廣播體育年會中大家就曾討論過，各會員是否應該齊心合力，一同抗議各項體育版權費過高的問題呢？比如奧運會版權費，雖然曾嘗試以杯葛方式迫使國際奧委會降價，但奈何各地區電視台未能衷誠合作，致造成目前奧運版權費仍是天價的局面。

ABU現時所面對的局面，其實歐洲廣播聯盟（EBU）也是面對着相同情況，國際奧委會（IOC）迫EBU各會



翠袖乾坤

連盈慧

上星期從台灣秋刀魚說到虱目魚，忽然想起虱目名字來得奇怪，問詢台灣一個朋友，才知道這魚最初由鄭成功捕得，鄭公吃過好味，便問漁民是什麼魚，漁民也不清楚，無人可以答他，事後大家覺得也應給魚取個名字，便藉鄭成功「什麼」說成「虱目」的口音順便為魚定名「虱目」。

在日本長崎縣平戶市出生的鄭成功，大概還不完全說好普通話，語帶平戶口音便不出奇。

其實索性就叫「成功魚」或「什麼魚」甚至以鄭成功乳名「福松」為名，豈非更帶吉祥如意義而又悅耳易記？可惜定名過於隨便，好好一尾海魚，就因為讀音不順口，虱字又難看，除了本土內銷，就因名字古怪，未吃其魚，看到魚名，其他地方喜歡吃魚的人心理受了影響，大多未吃已先抗拒了；年前在香港某家超級市場曾經小量露過面的雪藏虱目魚，最終還是曇花一現之後已不再入貨，台灣推廣漁業，真要動動腦筋為這魚改名了。

虱目魚英文學名是「Milk Fish」，那麼直譯「奶魚」，標榜魚中奶味，便已有足夠吸引力。

可是澳門早就有了她當地正名的奶



獨家風景

呂書練

世紀性災難——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並蔓延多時多地，給人類社會造成巨大傷害，也促成人類命運共同體這個命題，各國各地的人們都因應疫情而作出不同程度的改變和應變，也有了一些不約而同的選擇，其中最簡單及普遍的就是：在家上班（Work from Home），這個WFH簡稱也一下子成為社交媒體間的熱門關鍵詞。

商家腦袋機靈，尤其是主宰政經走向的科網巨頭，他們不但大發「瘟疫財」，還靈機一動，想出這個看似更具效益、應時又人道的「好主意」：在家工作。其中Twitter行政總裁多爾西（Jack Dorsey）更坐言起行，早在5月中就率先發內部電郵表示，員工可「永遠」在家工作，即使疫情過去、封鎖措施解禁後，亦不一定要返回公司。

而「風頭薶」、臉書（facebook）創辦人兼總裁朱克伯格（Mark Zuckerberg）也不甘後人，他緊接着稱，預計未來5至10年內，該公司將有一半職位採取在家工作方式等等。

在科技巨頭及其掌控的互聯網的推動下，一時之間，網上輿論嘩然，不乏大聲叫好的網民，對宅民來說，更簡直是「德政」。科技巨企們開發、生產和銷售的網絡相關產品及其配件也因

亞洲廣播聯盟東京

員國單獨商談奧運版權費，會員國們在沒有任何事前溝通合作下被IOC逐一「擊破」，為取得版權紛紛向IOC「投降」，IOC也就可將版權費抬高到天價。當然，在自由市場下，體育與商業的相互關係是絕對不可避免的，但現時的版權價格，又會否過於着重商業的決策而失去體育原本的意義呢？

在今次全球疫情下，東京奧運延期一年到2021年，但是否能如期舉行，到現在還是未知數，一些國家如美國、澳洲等也有向IOC提出，東京奧運版權費在現時充斥着不確定因素下是否應該減價呢？至於東京奧運亞洲區版權代理的17個國家及地區（不包括中國內地、日本、韓國），至目前為止只賣出三個地方：泰國、新加坡、台灣，其餘14個地方還在商討中，相信在全球疫情肆虐下，本屆奧運版權費預期應該是一定會有所回落的了。

其實每一個組織的成立，其最理想的目的都離不開協助業界、會員等參與者爭取最佳的利益，藉此在互惠互利的合作下提高組織的社會甚至世界地位，希望ABU各會員國，都能以此為前提好好溝通，透過大家通力合作達到初時組織成立的目標。



■亞洲廣播聯盟於東京開會情況。作者供圖

魚怕改壞名

魚、此魚當真味如其名，筆者童年時在澳門老親家，那年冬天就吃過一窩熱呼呼的奶魚粥，配料只有生菜絲和薑絲，滾出濃濃鮮甜的奶味，至今回想，齒頰還有餘香；除了奶魚粥，還吃過薑葱焗奶魚，老親戚只不過油鹽起鑊，爆以薑葱，大家就吃出神仙。

澳門奶魚形狀完全異於虱目奶魚，身長不過六七寸，粗如女士纖指，老澳門人吃時只用牙齒輕咬頭端，筷子貼唇便可輕輕刮出肉絲。

老親友移民香港後，唯一懷念的就是奶魚，可惜香港從未出現過，有的只是近似奶魚而非奶魚米白色的血色紅鯉，也許奶魚不容香港水土，過江也活不成，奶魚必須活鮮烹調才好味。



■虱目魚之名來自鄭成功。作者供圖

在家工作

此大受青睞，其股價自然大升特升。事實上，無論是出於以減少接觸、預防傳染的公共衛生需要，還是顧及員工健康安全，「在家上班」的安排都是一種有效兼可行的紓緩疫情擴散的方法，而且，看來也是「多贏」之計——公司節省了營運開支和設備費用，員工節省了通勤時間和費用，平日堵塞的車道難得如此暢順，擁擠的車廂變得鬆動。即使需要上班者，也感覺辦公室環境不再人多聲雜，難得清靜。

此外，疫情令人們感覺到家的重要性，在生命面對威脅時，家，成為避難所，家人成為慰藉心靈的對象；在社交「限聚令」下，人們只能待在家。於是，此時此刻，一餐家常飯，何其香噴噴！然而，對於居住環境擁擠的都市人，尤其是香港人來說，在家工作、網上上課等，不但不切實際，更引致家人因為接觸多，乃至因為「搶空間」而發生的衝突也多了，早在數月前，香港的家暴數字在疫情下已升逾一倍。全球其他地方也陸續出現瘟疫後遺症：「親密暴力」——「禁足令」迫使家暴受害者與施虐者長時間共處，家，不但成為犯罪現場，更變成煉獄！

家是個講愛的地方，當家變成了競爭的工作場域，家，還是家嗎？



方寸不亂

方芳

香港人就是這麼奇，早前政府為市民提供免費新冠肺炎測試，很多年輕人說測試沒有用；如今醫護宣傳一句，冬季流感若與第四波疫情雙重夾擊，那就病情加重「無得救」，年輕人為打流感針，付出高昂的針藥費也在所不惜。

為防「無得救」，從來不打流感針的年輕人，都一家大細連同菲傭爭先前往注射，以致私家醫生流感疫苗存貨不一，一時間恍似一針難求。

私家醫生注射流感針收費約400元，但很多都說沒有貨；妹妹兩周前就到私家醫院注射，一針收費450元；醫療集團有的是存貨，收費更貴，約600元一針……沒有最貴，只有更貴，疫情下，醫護大賺了一筆。長者注射有政府資助，青年家庭一家四口，打針就消費2,000元了。

連日來親友聯絡，都離不開「打針」問候。究竟會否遇上流感和新冠肺炎「雙重夾擊」？是否一定需要打流感針？還是有另外的說法。打針能否防百病？還是要看自己。

現在港人防疫意識甚強，人人戴口罩，出入摔摔摔（消毒），紙巾按按按（按鈕拉門），回家洗洗洗（清潔雙手），經過了一年的操練，這一代幼兒都習慣了防疫四步曲，絕大多數人成功地將新冠肺炎摒諸門外，只要繼續做足防護，流感也難埋身。

其次，香港第四波疫情會否反彈，還是未知之數，因為第三波疫情的經驗，政府防守補漏，堅守「限聚令」和「口罩令」，以致疫情得以控制。如果市民配合，第四波疫情也不一定彈得起。

個人認為，防疫力弱的長者，打流感針是需要的，反而，年輕人不必去打打針新高潮，以致盲目付出高昂的針藥費，待流感疫苗陸續補充，屆時再看情況也不遲。



百家廊

采拉

菊花在中國已有3000多年栽培歷史，時光的悠長足夠培育數十種不同的花瓣形，長瓣短瓣，管瓣卷瓣匙瓣平瓣，之中又有數十種造型：寬帶型、荷花型、平盤型、反捲型和壘球型等。初學水墨畫菊花的學生面對繁複造型皺眉。教導初學者畫菊，多選擇舌狀菊或叫瓜子菊的雛菊類，幾片花瓣成就一朵花，簡單好看。培育的花通常色彩斑斕，繽紛奪目，紅黃白紫綠橙粉棕，幾乎要什麼色就有什麼色，甚至一朵雙色、三色叫人驚艷。翻開菊花畫冊，一朵比一朵更絢爛璀璨。

30年前開始學水墨畫菊花，只知原產地是中國，那時候要找一本中文書也很難，遍論畫冊，根本不知菊花最早是用來記節令的，更不曉得「菊」是根據菊花花期特點而定。「菊」本作「鞠」，「鞠」字從「鞠」。「鞠」有「斂」和「窮」的意思，「窮」即「窮盡」之意，也就是說，一年之中，花事到此結束。這個特點唐代元稹記錄在他的詩裏：「秋叢繞舍似陶家，遍繞籬邊日漸斜。不是花中偏愛菊，此花開盡更無花。」這首詩不需翻譯，看一遍就明白，心裏的惆悵漸漸生了出來。「不是百花之中偏愛菊，只因菊花開過以後，就不能看到更好的花了。」叫人要珍惜菊花呀！前面兩句「一叢叢秋菊繞着房屋，看起來好像陶淵明的家，繞着籬笆觀賞菊花，不知不覺太陽已經快下山了。」

詩裏提到陶家，說的是東晉詩人陶淵明，他在《飲酒》詩裏說：「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在人世間生活，卻沒車馬喧嚷，問我怎麼能夠如此呢？只要心裏寧靜，所在之地就偏遠。在東籬下採擷菊花，悠然欣賞南山景致。山氣氤氳夕陽西下景色真好，有飛鳥相伴歸來，這其中蘊含着人生



琴台客聚

伍采采

不知不覺間，本采從國外回國已近一月。

為了彌補在國外荒廢的那些時光，回來以後便是馬不停蹄地四下奔波，把之前未完成的事情一件件處理收尾，又為生計故，急急地去謀劃了一些新的事情。待到忙碌完，坐下來歇息的時候才想起，這些時日竟是連一餐飯都未曾煮給自己吃過，除卻在店應酬的飯局，或是在公司吃工作餐，回到家多已筋疲力盡，飢餓時隨意在網上點些外賣果腹。於是便對自己的五臟廟有了深深的愧疚。

而讓本采在愧疚之餘唯一聊以自慰的，是自己即便點了外賣回家，也沒有將就地用餐廳送來的塑料餐盒和一次性的餐具吃飯，仍舊是講究地把飯菜從塑料餐盒倒進碗碟裏，認認真真地去吃每一餐外賣，吃完之後再認認真真地把碗碟洗乾淨，如同是吃了自己在家做的飯一般。

本采算是一個資深的吃貨，從小便「為食」，因為「為食」，很小便跟父親學會了煮

打針新高潮

香港人就是這麼奇，早前政府為市民提供免費新冠肺炎測試，很多年輕人說測試沒有用；如今醫護宣傳一句，冬季流感若與第四波疫情雙重夾擊，那就病情加重「無得救」，年輕人為打流感針，付出高昂的針藥費也在所不惜。

為防「無得救」，從來不打流感針的年輕人，都一家大細連同菲傭爭先前往注射，以致私家醫生流感疫苗存貨不一，一時間恍似一針難求。

私家醫生注射流感針收費約400元，但很多都說沒有貨；妹妹兩周前就到私家醫院注射，一針收費450元；醫療集團有的是存貨，收費更貴，約600元一針……沒有最貴，只有更貴，疫情下，醫護大賺了一筆。長者注射有政府資助，青年家庭一家四口，打針就消費2,000元了。

連日來親友聯絡，都離不開「打針」問候。究竟會否遇上流感和新冠肺炎「雙重夾擊」？是否一定需要打流感針？還是有另外的說法。打針能否防百病？還是要看自己。

現在港人防疫意識甚強，人人戴口罩，出入摔摔摔（消毒），紙巾按按按（按鈕拉門），回家洗洗洗（清潔雙手），經過了一年的操練，這一代幼兒都習慣了防疫四步曲，絕大多數人成功地將新冠肺炎摒諸門外，只要繼續做足防護，流感也難埋身。

其次，香港第四波疫情會否反彈，還是未知之數，因為第三波疫情的經驗，政府防守補漏，堅守「限聚令」和「口罩令」，以致疫情得以控制。如果市民配合，第四波疫情也不一定彈得起。

個人認為，防疫力弱的長者，打流感針是需要的，反而，年輕人不必去打打針新高潮，以致盲目付出高昂的針藥費，待流感疫苗陸續補充，屆時再看情況也不遲。



書聲蘭語

廖書蘭

捧讀《亮父詩稿》使我猶如窺入中國文學殿堂之境。

全書分為詩稿三卷162首，詞稿一卷25闕；余英時先生作序，莫雲漢先生寫跋及溫州24位文人雅士以《亮父詩稿》之詩意，配以字畫書法和之，正是「文史不分家，詩畫同源」，有「詩中有畫，畫中有詩」之感，可謂逢此二十一世紀初葉，為溫州與香港兩座城市增添了一筆中華文化之異彩，可喜可賀。

《亮父詩稿》作者朱鴻林。書名題為「亮父」，何為「亮父」？據朱先生解釋：「有兩層意義：一為『亮』字是女兒的名字，我是朱亮父親，故稱亮父，二為我最仰慕的兩位歷史人物，一是諸葛亮，一是陶淵明（陶元亮）。」朱先生說：「從公（做事）時，效法諸葛亮盡忠職守，鞠躬盡瘁，退休後，要學陶淵明從吾所好，隱居田野。」而書蘭建議朱先生，他日退休後，何妨平日大隱於市，偶爾也做一朵閒雲、一隻野鶴遊走名山大川，作詩著文以益後學。正如莫雲漢先生在《亮父詩稿》跋中所說，朱先生「詩風則隨學養而有所變化，如《謁王陽明祠》詩：『物情無繫累，性真自發展。旦夕存其誠，俯仰顏不厭。漫步陟龍岡，亭軒浮翠巘。石洞透天心，機械任拋擲。』詩境理趣，渾然一體。」由此推之，若干年後，朱先生的詩境當又另有一番天地。朱先生寫詩擅擅用典故，隱喻比興，如《遊九龍寨城公園》組詩四首之一：「後山獅子已醒眠，狼

家歸途不用鞭。曲巷翻成周道直，更栽桃柳滿旁邊。」註：「寨城正位於獅子山下，英軍佔而不治，往時勢迫蝸居者3萬餘人，今闢為公園，廣栽樹木。」便是別有寓意：後山可做隱喻為祖國，拿破崙曾說：「中國是一隻沉睡的獅子，一旦覺醒將會震驚世界，所以可解釋為，祖國是一隻睡醒的獅子，香港回歸，洋人都要走了，不用鞭子催趕。」另一首「狗肉人皮毒藥酒，雉盧呼嘯逝如川。紫荊已放清陰好，臥閱興衰拓殖篇。」註：「寨城舊為黃賭毒三不管之區，復盛狗肉店及無牌照醫生」云云。即就「紫荊已放清陰好，臥閱興衰拓殖篇」兩句，可見這位學者詩人的愛國情懷。朱先生才情與生俱來，對萬物的情感豐沛是自然的，加上博覽群書，專心史學，故其所作誠如莫雲漢先生所說：「謂為詩人之詩、學人之詩、抑才人之詩，皆亦能有所契合也。」

余英時先生在序言中說：「設有人問焉：『鴻林君何如人耶？』答之曰：『至情至性之人也。』君不苟與人交，交則必推心置腹，久要不忘，契闊窮達死生，皆不足以易其誠，觀集中憶往懷友哭師諸什可知也。……余察君治學之道，淳樸嚴謹，言不虛發，乾嘉之矩矱猶存，選固之餘蘊未絕。及發為詩歌，亦取則不遠，古體以文為詩，渾灑古樸，近體則稍情而出，不染塵俗。學風詩格，互為融貫，蓋有不期而然者焉。」

從這樣備受當代著名的大學問家肯定的人品和學術及詩歌風格，足見這位生於斯長於斯的香港人朱鴻林先生，是中國文學浩瀚煙波中的一塊瑰寶。

此中有真意

真正意義，欲要說明，又不知如何表達。」哪裏是不懂表達呢？其中真意需要自己去體會呀！

這首千古名詩在歷史長河中，讓陶淵明活成了菊花代言人。

如今人們只看菊花的美麗，但菊花一開始讓中國人特別注意的並非觀賞價值。

古人愛菊，因為吃菊花可以成仙。原來菊花竟是仙藥，然而，據誰所說呢？

古代有三個著名的藥神：一是東晉時期名醫葛洪，自號抱朴子，除醫學家，他還是煉丹家、陰陽家、製藥化學家，神仙道教理論的奠基人，活到60幾歲。二是一生跨宋齊梁三代的陶弘景，生在南朝，是道教茅山派創始人。生前研究範圍廣泛，包括醫藥、煉丹、天文歷史、地理、兵學、經學、文學藝術和道教儀典等，整理古代的《神農本草經》，全部作品有七八十種，80多歲才逝世。第三位乃出生北周時代的孫思邈，自小體弱多病，發願成為醫者，果然有志竟成。他的著作之中有一本《千金要方》乃博采眾長之作，從民間搜集先人的智慧結晶，結合自己的醫學經驗，寫出這本經典的臨床醫學百科全書。身份多重的他是科學家、思想家、醫學家等，由於深諳養生之道，被稱為「藥王」。一生經歷三個朝代，逝世時102歲高齡，已經來到唐朝了。宋朝追封他為妙應真人，道教尊為天醫「姚應廣援濟普真君」，中國人奉他為「醫神」。

由於平時生活衛生和飲食習慣都沒要求，又缺乏醒覺，古人大多不長壽，60幾歲已算高齡人士，80多歲列為長壽者，102歲，在注重衛生保健、醫藥昌明的今天也是令人羨慕的高齡長壽人。這三位藥神不約而同都是高齡逝世，相信與他們研究道教，服用菊花和煉丹有很大關係。道教認為，服食草木類藥物可以益壽延年。菊花正是他們研究成果中的長壽花。葛洪《西京雜記》載：「漢武帝宮人賈佩蘭稱（漢高祖愛姬戚夫人的侍女，回憶

漢宮生活說），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餌、飲菊花酒，云令人長壽」。他在《抱朴子》寫延年益壽故事：「古代南陽郡鄆縣，一個叫甘谷的村子，漫山遍野長滿菊花，山泉從山上菊花叢中流過，流入山谷。風過後，花瓣散落水中，山泉水變得甘美無比，有股菊花香味。谷中山民，常飲此水，特別長壽。一般活到130歲。」

陶弘景認為，菊花可以「療腰痛來來陶陶，除胸中煩熱，安腸胃，利五脈，調四肢」，而且以白菊為最佳，「仙經以菊為妙用，但難多得，宜常服之」，他還強調服用白菊花能令頭髮不白。

3人中最高壽的孫思邈將菊花的採集和儲存方法都記述下來。他在《急備千金藥方》中說：「九月九日，取鄆州甘菊花，曝乾，作末，以米饘中蒸飯酒——用以治頭目眩暈。」這就是傳說中延年益壽的「菊花酒」。他們看中菊花視為仙藥，並非毫無根據。最早的藥學著作《神農本草經》中把菊花列為上品，並記載菊花藥用價值：「菊花味苦性平，主治風邪所致頭眩暈服痛。眼淚流不止。長期服用，能使氣血通利，身體輕巧，延緩衰老，壽命延長。」這麼重要的花，當然要有個節日。東漢方士費長房有次對他的弟子桓景說：「九月九汝南會有大災難，你帶全家登高，到山頂飲菊花酒，可避禍。」「桓景聽師命，待全家從山上回來，發現家中雞犬全死了。」從此，重陽節登高飲菊花酒避邪成了傳統習俗。後來，喝登高飲酒之外，又加入賞菊花，簪菊花，吃菊花糕，還有吃螃蟹，把九月九稱「菊花節」。

陶淵明辭官歸故里後，為了延年益壽，在院子裏種菊花，方便隨時服用。因為詩詞的加持，菊花成了不爭春光，獨自在寒風中盛開的傲霜恬淡清高品格花。既為洗盡古今塵俗氣的花，當然要以墨色素淡見人。以墨雙鉤不填彩，再加沒骨法畫葉子，淡淡濃淡墨色控制得宜，自有一股清新脫俗韻味在宣紙上散發開來，水墨菊花便是最美的重陽節之花。

洗碗的儀式感

飯做菜，當同齡的孩子進了廚房只會踮着腳站在灶台邊流着口水等吃的時候，本采在廚房裏已經會踮着腳站在灶台邊炒菜了。然而，儘管本采的廚藝隨着年齡的增長也一直在增長，但在廚房裏本采最喜歡的事情並不是煮飯做菜，而是洗碗，因此被很多朋友開玩笑地取笑過，說本采若要是去餐廳工作，便只能做洗碗工，而與大廚無緣了，本采聽後只置之一笑：朋友們不知道的是，洗碗工與洗碗是兩回事。

在童話故事《小王子》裏，小狐狸在談到儀式感的時候對小王子說：「如果你說你在下午4點來，那麼從3點鐘開始，我就會因為期待你的到來而感到很快樂，時間越臨近，我就愈來愈感到快樂。」其實洗碗也一樣，從各式美味的菜品做好盛進碗碟裏那一刻開始，距離洗碗的時間便近了。飯菜上桌，一家人圍坐在餐桌邊吃喝談笑，溫馨愈盛，碗碟愈空，離洗碗的時間愈近。一餐飯，便是家人團聚的一段好時光，待到飯吃完，桌子收拾乾淨，碗碟送進洗碗池，所有的碗筷在人耐心的洗滌之後恢復

原本的潔淨，再擺放整齊，便有了新的期待，從下一餐飯開始，期待下一次洗碗的時間。我被疫情困在國外的那段日子，雖然也像一般的「陪讀媽」一樣日日陪着女兒，卻不像一般的「陪讀媽」幾乎頓頓給女兒做飯，甚至因為自己要減肥，連陪女兒吃飯也極少，但是我常常會在女兒吃完飯之後替她洗碗，把廚房收拾乾淨，彷彿如此，才算完成了從吃到洗的儀式。

回國後在酒店隔離，所住的房間不能做飯，只能餐餐點外賣，外賣吃起來很是方便，因為用的全是塑料餐盒和一次性餐具，根本不用洗碗，亦無法洗碗。但是每次吃完飯之後把塑料餐盒和一次性餐具放進垃圾袋裏，總覺得少了一些什麼。

小狐狸最後說：「到了4點鐘的時候，我就會坐立不安，我發現了幸福的價值，但是如果你隨便什麼時候來，我就不知道在什麼時候準備好迎接你的心情了。」……如此，洗碗，大抵就是我們在柴米油鹽的平淡生活中那一點具有儀式感的幸福的價值罷。

小狐狸最後說：「到了4點鐘的時候，我就會坐立不安，我發現了幸福的價值，但是如果你隨便什麼時候來，我就不知道在什麼時候準備好迎接你的心情了。」……如此，洗碗，大抵就是我們在柴米油鹽的平淡生活中那一點具有儀式感的幸福的價值罷。